

Zhou Documents

1994

Artists' Introductions of APE'94 Art Show

Jian-Ping HU 胡建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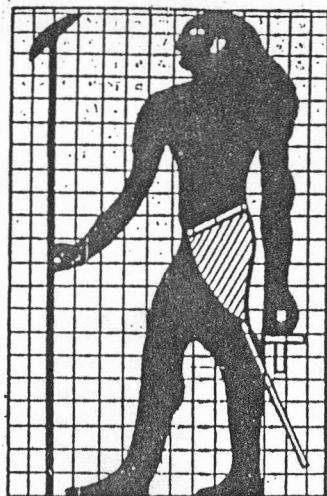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digital.kenyon.edu/zhoudocs>

Recommended Citation

HU 胡建平, Jian-Ping, "Artists' Introductions of APE'94 Art Show" (1994). *Zhou Documents*. 121.
<https://digital.kenyon.edu/zhoudocs/121>

This Exhibition Document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Digital Kenyo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Creative Exchange.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Zhou Document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Kenyo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Creative Exchan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noltj@kenyon.edu.

APE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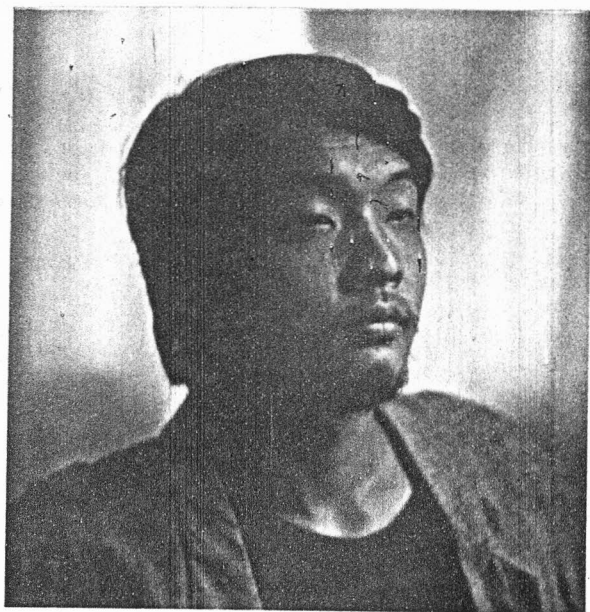
ART SHOW

猿

画展

何 陽	HeYang
龚建庆	GongJianQing
伊 灵	YiLing
胡建平	HuJianPing
周铁海	ZhouTieHai
王秋人	WangQiuRen
顾 磊	GuLei

1994 上海



面对生命

我多年来一直固执地描绘着同一个主题，这就是有关人本身的问题。我一直想深入地去感受当代人表层上的种种病状，特别是我们的时代正处于变革中，在这样一种交替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现象，都值得我们关注并研究，或许是非常好的范例，我想用作品去表现这样一个新现实，人和环境所营造的事实，这也是我今后将一直面对的重要命题。

自我的丧失，没有精神的支撑，从禁锢中走出的疯狂，现代主义艺术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已相当透彻。但我们仍需反省这样的问题，关注眼前所发生的事件。这个地域长期以来被某种权力所践踏得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已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这种扭曲正是人性脆弱的映证。就象被浸入福尔马林防腐液中的标本，没有灵魂，只有躯壳，本质上仍是腐烂的。一个人一旦被模式化地操纵，他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实际上就会很赖于这种模式的操纵，生命中的无能为力也是生命本身的产物，这种非人的状态便是最最残酷的，一个人真正无奈的话，生命的意义便会丧失殆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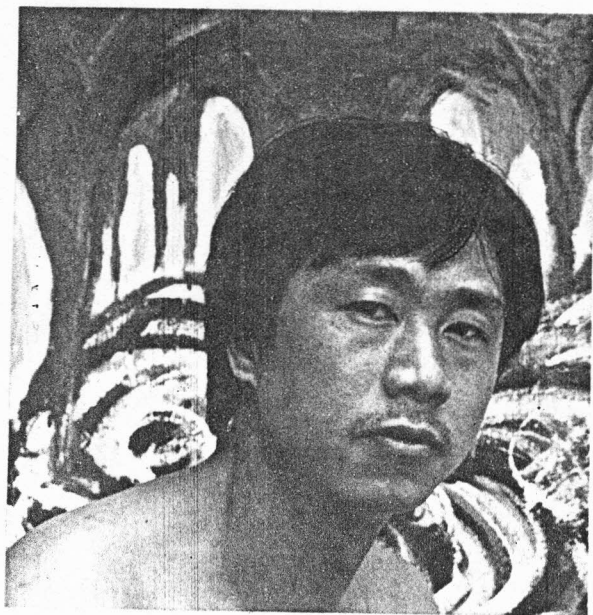
作为艺术来说，我坚信艺术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可以提出、揭示某些问题，就象医生写了诊断书。艺术有这样的促进作用，用一种语言表达对世界的理解，真正地切入就会是强有力的。

我喜欢强烈的寓言性情节，虽然这离现实的人远了，但它离本质的人更近了。许多病症来自于心灵的扭曲，而非仅仅是肉体的，我以为用这种内心现实主义的表述方式是非常有效的。

我只想画一些自己思考、关心的东西，并不想用它去面对文化，艺术史，去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去面对生命。现在许多所谓前卫艺术，对西方人来说是一种猎奇，一种中产阶级的装饰品而已，他们强调的只是一些地区特点，却未能达到精神上的高度。我觉得艺术家的任务，不仅是要给未来的艺术下定义，还应对未来的人下定义，去确定一种新的人格，这才是我们从事艺术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何 飏1963年生于上海

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



从我关心的问题谈起

人一直在寻求自己的出路，如果仅仅从生存空间和条件出发，这将是偏面的，我们更应该关心灵魂，灵魂不是一种空的东西，它也需要一种生活。灵魂在我们的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左右着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依靠我们现有的文化现象、哲学论点、艺术程式肯定是无能为力的。我想，我们面临的是个崭新的问题，要摆脱现存一切固有的观念。

通过人本身所具有的能力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在某种方面是可行的。人需要全方位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归纳起来其实也很简单，人在他的一生中的某个瞬间获得这种可能，但事实上人又在日常的生活中将它抛掷在九霄云外，人的不幸和愚昧正在于此。

一个群体去追求一种精神生活实际上是不可指导的，没有什么经典的方法可以直接套用。人一直在背叛着自己。群体中的权威，他的设想，所指定的方向，也带有其个体的特征。它仍然有一种毒素，一直在侵蚀心灵的纯洁，一旦摄入群体的血液中，将面临一种崩溃。

东西方文化的问题，我们一直想通过一种直接而简单的方法，使它们处于对抗或柔和的两面，但是这样一种呼声恰恰受到它周围“空气”和地域所在“场”的效应的阻碍，一旦移植到另一个新的地域就只能产生一个变种。实际上文明是从某个具体的地域开始的，这个地域也将是它的最终归宿。每个地域都有它相对的独立性，使得它能保持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地域的一种纯粹性。

人有时是一种真空，他们日常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忙于物性的行为，他们的能量只具有一种物理意义，生命的能量转换成一个具体的机器，然后又被这个机器所控制，这是非常荒诞的。没有时间去面对他们真正所需要的，如我们所关注的生命本身。事实上人们一直忙于应付他所遭遇的一切琐事，想寻求一个出路，却不知他的出路正在于他自己。

具体的一幅画并不很重要，尤其对一个陌生的观者来说更是如此。他如果想追索这幅画的意义，还不如追索它完成的经过，事实上一幅有时是由一个想法完成，有时也是由千百幅这样的作品组成的。我想倾注自己的一生去完成这样一幅作品。

我思考通过一种形象的视觉语音转换成画面，但我的作品并不想提供一份关于思想的说明书。我们都需要潜入到生命最原始的状态中，积极地关注它，而不只是去欣赏。

龚建庆 1959年生于上海

现在某广告公司任职



绘画是心灵的符号

四年半骑车在边远地区流浪采风的生活，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魔力以及原始艺术的真谛。我怀疑起文明以及所谓的艺术进步，我不相信西方的现代艺术就揭示出了艺术的真理；理智告诉我，大自然中只存在和谐，不存在真假，高低之分，原始人也没有美丑之分。

所以，对于一个画画人来说，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只要有和谐存在，就可以画。一切听从心灵的情绪，尽力排除知识强加于事物之上的观念。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自己身边看到的东西、符号着手。

绘画是心灵的符号，是情绪的痕迹，大自然的生命里有动和静，春夏秋冬循环往复，不存在先后，只存在变化，轮回。

我想绘画的过程也应遵循变化的法则。从一条线开始，可以变成一条路，一条路又可划出天地之分……

一切是没完没了的，一幅画总是未完成品，还可以再画，再涂，再更改，一直没情绪画为止。

一个苹果可以用写实方法表现出苹果的大小，颜色、质感、重量，也可以用抽象方法画出一个圆，用一块红色表示一个苹果的诱惑性。其实这些方法源出于知识的文明发展。但我认为：这些方法都过于简单化了；事实是，当我们观看一个苹果时，总是带着情绪的看，情绪是能一成不变的吗？

因此，既不完全全是写实的方法看的苹果，也不是抽象方法看到的苹果，苹果是随着每个人的情绪心灵变化着的。我试图表现这种变化过程，一切符号是相互交溶，相互互补；相互矛盾地和谐着的。符号本身并不能产生更多的意义，但符号是必须的，它象征着情绪心灵。

波特莱尔说：“天才只不过是童心复归”，这只是希望，谁也回不去，但可以慢慢靠近，对我来说，与其把时间用在关注现代艺术中等待新发明，还不如多观察儿童的一言一行。

与其高谈理论，还不如到大自然中走走。

眼下的宗旨就是寻找出一种最接近自然视觉的形象来，用最单纯，最直接的，最简单的符号描绘出当代人最为困惑，最复杂，最多意义的图象来。

的确是如此，最为简单的符号很难把握，童心，总是逃离我们；于是每次作画前要抽几支烟，不可能一笔下去没完没了，中止。停息是经常发生的，形象在不断地增加，单纯又消失了；再抽烟寻找，于是决定不画了，等干了再涂改。一遍又一遍……你说最后的画面是什么？表达了什么呢？生命的过程，世界的真谛，自然之光，就如此这般地存在于虚无之中。存在于宁静的和谐的至善至美之中。

伊灵 1962年生于上海

现在圆明园艺术村

复杂的世界 复杂的艺术



并不是今天的世界比过去的复杂了，其实世界还是和本初一样，所不同的是人为的痕迹，我们在这个星球上不多的几块局部挖掘洞穴、建造村落和今天蔚为壮观的都市。是人类自己的文化把自己复杂化了，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反映了人对自己周遭世界观察认识的深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的大脑对统摄“复杂”的事物、符号概念的局限性，于是紊乱就出现了，且有失控的危险性，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例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今天的现状越来越说明人们难于驾驭自我，失去信仰是眼前最大的危机。

我们自认为自己的大脑是所有生物中最优秀的，就生存竞争中人类今天的繁荣地位而言也确实如此。人脑能在某些专业化的局部开发出令自己也难以置信的技术成果，人类的进化也是从发明并利用这些技术工具开始的，人类至今所有的发明(包括语言文字本身)都是帮助自己和解放自己的。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面对的世界仍是一团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一个高明的眼科医生是不可能穷尽关于眼睛的所有奥秘的。所以对技术的发现，创造和发明仍需继续下去，它也是能克服我们眼前混乱的唯一途径。

用机器来简化这分门别类的种种概念、知识及工作，在一个技术完备的世界面前，人需要做的只是总体的构想、调控、管理，并且尽可能把这样的工作安排得更有效率、更艺术化，更赏心悦目。解放自我，从而把节省下来大量的时间用于提高自身的素质。我们的艺术和今天的体育一样，凝聚了人类的思想和实践，它的创造性和今天所有先进的技术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人类的一种语言状态，它也兼有思维的功能性和表达的工具性作用。同样我们也不能忽略原始性对人的重要作用，恢复体能，调节情绪，这是由人类自身的生理构造所决定的，人需要一系列确定的常数来平衡自我，艺术无疑是一种健康的“精神补药”。

艺术语言的技术性决定它自身的复杂性，其内在心理因素的逻辑性，正是近百年来现代艺术家们探求艺术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不断更新的观念的指引下，今天的艺术已形成了庞大的类科学系统，也就有了今天这样纷繁的视觉图像世界。但这种发展现在却日渐衰微，似进入了一种僵滞状态，而偏重技术发展的设计乎显现得更有活力，率先走到了最前列。今天的艺术衣衫褴褛，负载沉重却一无所有，艺术不再有新鲜的活力，必须被怜悯、友善地解释，附上冗长的说明被阅读，然后被规定在某个狭窄的视角，从这神秘的小孔中方能领略那时隐进现苍惘的魅力，于是评论就显得更加重要，没有这样的导游，观众就会迷失在漆黑暗的森林中。商业化的制造，包装越来越多，这样老谋深算的合作确是敛财的精明之举。但观众一直在被愚弄，他们不再有往日的热情。

对新艺术的复兴已期待日久，也似毫无建树，但艺术仍有可能恢复它诗一般的神性，新一代艺术家要求是个全方位的超人，过去那种行会分工式的单项画师、雕塑匠已不再能得到尊敬。这就是眼前的现实，艺术必须在一新的起跑线上重新开始。

新的艺术不仅是一门技术，更为复杂深化的系统性；有如

胡建平 1962年生于上海

现为某杂志社美术编辑

科学的种种定义、定理和公式。但复杂不能等同于混乱，一堆建筑材料和一幢精美绝伦的建筑，量的相似却有质的不同。好的作品渲泄、充分展示着自己，令观者也有畅所欲言的快感，那些宣称说不清楚的往往是在骗人，冠以“神秘主义”以为遁词。新的艺术同样需要简洁的整体性，象征性，给人以鲜明的印象，直接地感受到来自作品的震撼。新艺术的基本点仍是视觉的，但仅仅停留在过去的那种视觉意义上的探索则是非常单薄的。新的艺术是过去艺术的总和，但它体显的精神却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

新的艺术样式必然是新思想的载体，但艺术的根本问题仍是人的信仰问题，是人在发展自我的过程中不断确定自我的一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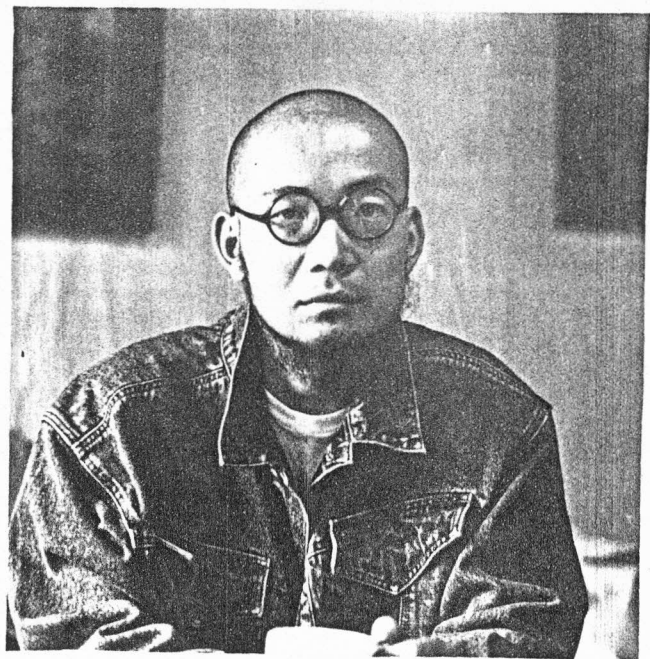


作品注释：

- 《清末名妓，衣着趋时，乃普罗大众模仿之对象》
1. “清末名妓，衣着趋时，乃普罗大众模仿之对象。”节选自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近代上海繁华录》第251页。原句为：“清末上海的妓女是社交界的明星，衣着趋时，其打扮成为当日普罗大众模仿的对象。”
 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与纽约、巴黎、伦敦同齐声于世界最著名的城市行列，三十年代起，以工商业为主体的新豪门富族，上流社会逐渐形成，而许多工商界巨子的子女大多留学欧美，他们的生活方式、言行举止，为赶慕时髦的青年人所崇尚。”摘自《近代上海繁华录》第241页。
 3. 《风月》，陈凯歌最近正在拍摄电影。
 4.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艺谋最近正在拍摄电影。
 5. 《人约黄昏》，陈逸飞最近正在拍摄电影。
 6. CHRIS & CHRIS 上海高级时装专卖店之一。
 7. 冠龙，上海著名照相材料商店。
 8. SHANGHAI ASIA'S TOP CITY OF THE FUTURE ? 选自美国《新闻周刊》1994年8月8日封面。

- 《我的画要用路易·威登的包来装》
1. UNE JOURNALISTE ME DEMANDAIT : "COMBIEN VAUT CETTE TOILE ?" SANS LUI RÉPANDRE JE DIS : " JE LA TRANSPORTE DANS UN SAC LOUIS VUITTON . "
 - 一个（法国）女记者问我：“你的画卖多少钱？”
 - 我避而不答，“我的画要用路易·威登的包来装。”
 2. CETTE VALISE VOUS L'EMMENEZ OU ?
 - JE L'EMMÈNE AU LOUVRE .
 - “这包送那儿？”“卢浮宫。”
 3. LOUIS VUITTON 法国名牌行李箱，始创于1854年，路易威登手工精巧，创新独特的制品一直陪伴着世界各地素有文化修养的旅游人士。
 4. 三年前，我们把作品装在中国最普通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内，放置在家里。

周铁海 1966年生于上海



艺术笔记

当一个艺术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艺术家们一般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对我来说，即精神的创造性。摒弃所有物化的、非严肃的因素。当然，这种精神的创造性是在与许许多多显示的存在、外部的活动、物质与精神、死亡与生命的种种纠葛中完成的。这种精神的创造性，在以前乃至现在往往被各种原因造成的因素忽略了，艺术作品最本质的意义丧失了。事实上没有可能一幅作品单单是从概念的和逻辑的意义上获得它的生命。

对艺术和宗教作神秘的沉思默想，是一个最高的精神享受。这不仅确定了我对自己的作品的创作抱着一种虔敬的方式，犹如在神的面前作灵性上的祈祷。这还决定了我的创作必须有一个崇高的表现方式，但这种表现方式来源于渗透着艺术家心灵的普遍的感悟和经验。

1989年当我漫游在西南、西北，漫游在青藏高原，面对深沉、雄浑、博大、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高原之际，深夜驱车行进在柴达木盆地的旷野之时，这种内心的体验和融动是前所未有的，我在内心对自己说：你将依恋什么呢？原本所受的教育、文化、现实的经验、知识，所有的一切都被虚饰了。此时，自然的神秘精神被重新唤起，自然和人的关系正在重新建立。

1989年以后，生活和心灵中的许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中断了一段创作以后，重新开始调整以往作品中的这种对立感。我开始重新组合、分解使用这些符号。我减去了一些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和容易引起误解的符号，仅留下部分原来的符号，运用“十”字这个符号重新构筑形式和主题的关系。

我认为，“十”字是一个难以有明确意义的符号，它包涵着东西方两种精神状态同存在于一个符号中。“十”字对我来说，更多地表达了存在的世界，它们切实让我处在物质世界（肉体）和人的灵魂的不安的联想之中。并且，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就是高擎着十字架为永恒的精神世界的历史。而东方人对它的理解更多地表现为存在的无限，简单地理解为轮回的观念，它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人们总是恐惧这些已被固定的概念，它总是让我们时时想到死后灵魂的位置在何处。正是这种观念常使人们沉浸在梦幻之中，可有时又是明晰可辩的。正是这些不确定性，使其包容了强大的力量，揭示了人生中的某些奥秘，或许，它只是精神世界中的一种意象罢了。

王秋人 1966年生于上海

现在圆明园艺术村



什么也别信

我努力的方向就是走到一种极致。

我不想固定什么样的形式，或许过了一个阶段，我什么都不画了。绘画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份事业。绘画是一种生活，其他的东西我考虑得很少。为什么要画画，很简单，就是想记录自己一些东西，仅此而已。

我画画时很少考虑主题，当然是指那种很具体的设想。作品或许也没有文化性之类的东西，我并非是有意或无意地排斥它，只是认为即使最没有文化的人如果处在最佳状态的话那也一定有一种好的东西。作为一个人，只要他活下来，就是有价值的。生活本身很忙碌，从生到死只是个过程，每个都一样。大师都是人为的，梵高的画卖得价钱很高，对他或许毫无意义的，他死了，或许到了另外一个星球，成为另一个人。

我喜欢那些带有神秘主义的东西，而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规律。我相信人类至今已发现的只是宇宙中的一小部分。我在画画时，有时脑中会不断涌现如梦幻般超现实的图像，这也就是我的绘画之源。我也关注那些边缘性的文化，觉得它会给我带来新的启示。

在我画画的时候，一般都在听音量很大的重金属音乐。我对摇滚乐的装饰品、铆钉、皮扣等都有兴趣，它反映了一种底层的街头文化。我比较喜欢有力量的东西，如摩托、大头靴之类的。对我来说，绘画的根本就是画面，而画面就是要打动人，让人看过就得留下象被深深地划了一下的痕迹。也许我的潜意识中有种暴力感。

我虽然能遵守一些生活的常规习惯，但内心却很不适应，有时混沌，有时清醒；有时显行很玩世不恭，对什么都有疑问，都不相信，有时也把自己搞得一无是处，但我以为那是能体验我这个人究竟能有多少承受力的。

顾磊 1971年生于上海

现无固定职业